劒笑

劍筴第十一卷標目

腥刑篇凡三十三事凡三十五條

劍馳

按劍怒張昭

抱王手劍

驚拔劍

劍佯驚

置劍側

劍璽文尚書

若戢劍

封劒括民財

劒尸

劒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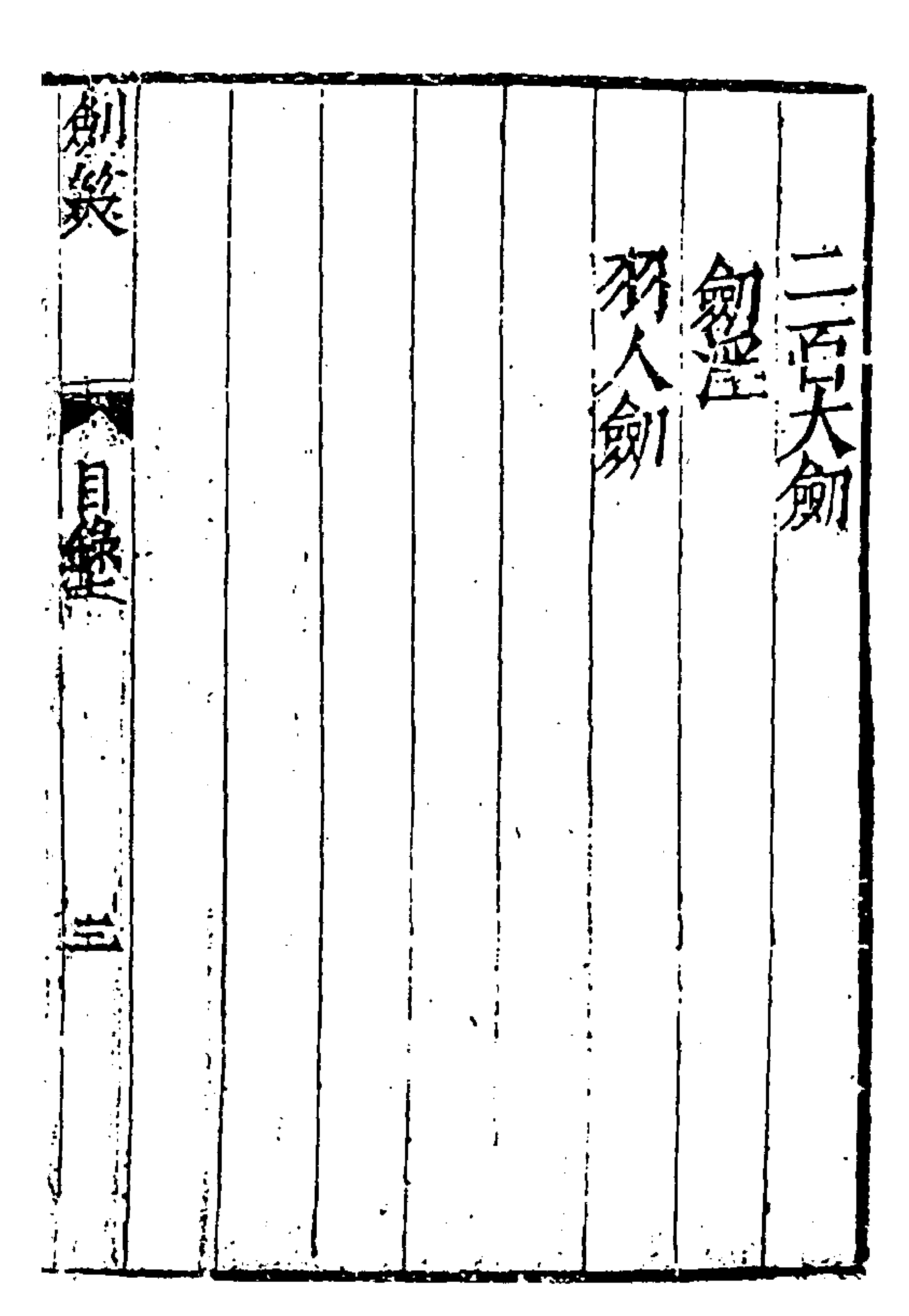
瓜試劒

劒號肉運花

劒囚捐

暴惡阿育王劒

頸試劒



劒筴第十一

閩鄞錢希言譔輯　雲間陳繼儒訂　臨川吳之甲授録

腥刑篇

國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尚書呂刑之辭也

筴曰周書有之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自古開國承家未有暴虐無親而能保令終者也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故甲兵斧鉞刀鋸之利愁勞聖人因天討而作耳

晝衣裳于揖讓之朝是操何術則豈非文德之教深哉後代凶殘好殺之主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甚有虐用其臣民以三尺劍者所謂震之以雷霆壓之以萬鈞不聞其過矣下追嚴從之吏與夫驕悍之將其淪胥若旋踵焉惡足道共備列得失之林亦足以觀詩曰彼人之心於何其臻筴腥刑

劒試人

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烏存莒大夫也左傳

埋劒客

吳王闔閭死埋劒客三千以爲殉葬獨異志

闔閭試其民于五湖劒皆加于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肄也左傳

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瘡瘢楚王愛細腰宮中多餓死後漢書馬廖傳

劒幸姬

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甞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陽成姓昭信名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褏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以鐵鍼刺之也强服乃會諸姬去以劒自擊

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
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
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
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
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服則
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
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

姬至望卿所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椓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我恐畏也今欲糜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其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煑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

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黼黻文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于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迕迕逆也不敢復逆昭信意

漢書

劒栓

伊休侯者劉歆長子也爲侍中五官中郎將王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王涉董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忠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顔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兵都肄（肄習也大習兵也）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

發恐漏泄不如遂斬死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令朱惲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劒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劒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或言更始或言寧始前後不知孰是告郎吏曰大將軍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弛放也莽欲以厭凶厭當也使虎賁

以斬馬劒挫忠挫讀曰剉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詿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漢書】

劒郎吏

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于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

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毎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劒斬之自是無敢復言

劒刺衣

簡王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劒刺殺尊國

相舉奏有詔勿案後漢書

劒馳

何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

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窓下仰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袁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仇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

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攽曰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餘人則死者向可勝計哉）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穀門洛城北當中門也）公卿並出平樂觀

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後漢書）

按劒怒張昭

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珍玩金貨九錫備物乘海授公孫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

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按劒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于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干於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于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illegible]

抱王手劒

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王于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

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于孟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吳志

驚拔劒

孫峻與吳主誅諸葛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說嚴畢趨出犬啣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啣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

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
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
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往東輿有
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
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
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
自可須後峻當具自主上欲以嘗知恪意
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

寄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它故恪
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
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
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
力進恪躊躇而還劒履上殿謝亮還坐設
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
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
酒酒數行吳王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

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
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
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
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
地更飲[illegible]

劒佯驚

王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
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方並屈遂

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刧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獷險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鬬爭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耻初

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己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閒宴請劍舞爲歡從之如于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佯驚亦捕如誅之晉書

置劍側

赫連勃勃字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

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苻堅以爲西單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爲魏所敗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它斗伏送勃勃于魏它斗伏兄子阿利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它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

潛遣勁勇募勃勃于路送于姚興高平公沒奕干奕干以女妻之勃勃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與弟邕言于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盛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可頃之勃勃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干而

并其衆僭稱天王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興鎮北叅軍王買德來奔勃勃改姓赫連氏以子璝率騎南伐長安義貞逆戰不利單馬而遁于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

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僭即皇帝位徵隱
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
曰吾以國士徵汝柰何以非類處我汝昔
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
我爲帝王我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
地遂殺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于是
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常
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

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頼在位十三年而卒子昌嗣爲魏所禽弟定僭號于平凉尋爲魏所滅 晉書

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屈孑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高平公破多羅沒奕于妻之以女屈孑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

參軍國大議寵遇踰于勳舊與弟濟南公邕言于興曰屈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屈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屈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鎭高平議以義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以候邊隙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氣性邕曰屈子奉上

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驗分終為邊害與乃止以屈子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太祖末屈子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輿乃撤之屈子恥姓鐵弗遂改為赫連氏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其宗族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攻長安屈

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滅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乃裕禽泓留子義眞守長安屈子伐之大破義眞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灞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爲南都屈子性憍虐視民如草芥蒸土以築都城鋏錐刺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

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工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凡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魏書列傳

劍擊女尚書

咸康元年石季龍廢勅子弘立其子邃為太子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

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其盤上傳共視之又納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于季龍遂疾之如佗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

以不呈詭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遂稱疾不省事季龍聞邃有疾遣所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晉書】

趙太子邃素驍勇趙王虎愛之既而邃驕

淫殘忍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illegible]遂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

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詰之竟出不顧虎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北史〕

若踐劍

宋明帝好讀書愛文義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爪以騧

字似禍故也陽門謂之白門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中書舍人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毋大張橐禾絹謂上也左右失旨往往有[illegible]斮斷截禁中懍懍若踐刀劍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祿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文令小

黃門於殿內埋錢以爲私藏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南史）

持劍先

北魏京兆王孫乂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乂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乂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乂妻封新平郡君後

還馮翊郡君拜女侍中又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祿卿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于內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乂爲名不果見誅乂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讌于西林

閣門暮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乂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殿乂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乂于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自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遥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

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初义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愎躭酒好色與奪任情乃于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玩物其中又曾臥婦人于食輿以帊覆之令人轝入禁内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

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

劒髀

侯景反湘東王命王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于是倍

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𢶍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𢶍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尅日就道時僧𢶍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頂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旣禀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𢶍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有武幹兵办又疆新破軍師銳先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以[illegible]上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

問曰卿巳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内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所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絶久之方甦即送付廷尉并

收其子姪並皆繫之

洪池劒敗

苻堅建元十二年夏四月下詔曰凉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姝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

刖

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秋七月閻負梁姝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軍士縛負姝射殺之遣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出拒八月梁熈姚萇

王統李辨濟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一作濟于河會城陷之所申苟長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繼宿城宿一作縮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非一作川退還清塞天錫遣征東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迎擊以挫其鋒據畏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五萬進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

建益急建帥萬人來降遂進攻據辛卯戰于洪池據敗伏劒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塞乘高列陳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與萇等戰於赤崍充哲大敗俘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弃還姑臧致牋請降前秦錄

帶挾劒

劉昱僭立改爲元徽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叛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

將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
初昱以其毋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煑藥欲
鴆之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
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初昱毋陳氏本李道兒妾劉彧納之生昱
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自稱李將
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閤將軍申伯宗步
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

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鋋手殺勃等闔門嬰稚莫不斷截昱狂走逃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為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刼掠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捶拍鍼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捶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尸流血然後為樂𤔡

所誅害則憂思草草于耀靈殿上發爐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衫帶挾刀劍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齋私服贈之常入爐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屠膾雞犬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乃還殿寢于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見其醉眠乃于幄斬之

心淬劍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鍇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于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疊之立劍于中以心淬劍乃洞于胸聞者傷之獨異志

劍擊檐鳶人

索頭虜姓託跋氏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

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
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
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
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對木霜雪
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
墳壠處所至于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
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
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誠開當有暴

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數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劒擊檐輦人腦一人欬一人代毋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和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爲内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

宋書列傳

劒不齊

隋文帝晩節用法益峻御史于元日不劾武官衣劒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

隋書

劒人不如劒馬

唐武后朝吉頊獲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難

馭朕時爲宮女待側進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撾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項豈足汚朕匕首耶貶爲安固尉[illegible]

頸承劒

有安道進者即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人也性兇險莊宗潜龍時爲小校常佩劒

列于翊衛忽一日援而翫之謂人曰此劒也可以刜鐘切玉孰敢當吾鋒鍔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罷妄此[illegible]譚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真能引頸乎此人以爲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而斷旁人皆驚散道進攜劒日夜南馳投于梁主梁主壯之俾隷淮之鎭戍有掌庾吏進謂曰古人謂洞其七札爲能吾之鈷鏃可

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即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逕過植于牆上安畜一犬一婢遂挈而雨奔晝則從于蘆荻中夜則望星斗而竄又時看眼中神光光多處爲利方光少處爲不利既能伏氣遂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攜犬而輟浮游無所損淮即得之擢

爲裨將賜予甚豐（玉堂閒話）

封劒括民財

後晉齊王開運中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劒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携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惟求死無地

劒戶

初閩主王曦侍康宗下宴（閩王泉廟號康宗）金新羅

獻珽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爲臣不忠者將曦已畜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

劍示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于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知

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劒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揚起如厠遁去知訓以劒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于中途舉劒示知誥而還已不及告

瓜試劒

南漢劉晟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劒斷之以試焉因斷其首嘗設鑊

湯鎮床劍剔籤刑號生地獄

劍號肉蓮花

李守超爲禆將從其元守眞征討守超性嗜殺嘗令軍士以大劍剖賊之首爲六分號爲肉蓮花以成戲笑河上居人爲掠而至者亦懼其酷人頗寃之

劍囚

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昭義節度使康君立

訖晉陽謁克用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孝善一言忤旨克用杖劍斫之因干馬步司明日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爲昭義留後

暴惡阿育王劍

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漫于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漫于

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二三勑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婇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對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粗澀諸婇女輩心不愛王憎

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綵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㝵樓陁大臣白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臣綵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宜教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黎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黎凶惡撾打繫縛小男

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毋是故
世人傳云凶惡者衆于時王使語彼汝能
爲王斬諸凶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有辠
者我能淨除況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
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
答言小忍先奉辭父毋具說上事父毋言
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勑彼生不仁之心
即使殺父毋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

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其啓王言爲我作舍王爲作舍極爲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者言當以與願彼諸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至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銕丸著其口中次融

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灰何汝復刀山劍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其具聞此丘說是諸事開其往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按此法而治罪人法苑珠林

頸試劍

陸相扆出與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

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朱秀才遂寧府人庋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鞏亦使酒新鑄一劒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亦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其善言也北夢瑣言

二百大劒

朱臣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
王夫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
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
之賞與衆戰遣二百人持大劒斫陣將行
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illegible]命立斬之
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
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其名
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疑其

難制誘殺之　南唐書

劒淫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匡威爲三軍所逐弟匡儔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節自布素中以飲博爲事漁陽士子多忌之曾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禱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

則獲一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有馬都者少負文藝匡威曾問其年都曰弱冠後兩周星傲形于色後匡威繼父爲侯首召馬都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星歲都但頳顔謝非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淵達多如此類故人多附之薊北子嘗見范陽殺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

帥强淫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廻出步輦爲其夫殺之匡威羞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劍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詰陳終不及淫穢之事諱國惡也北夢瑣言

羽人劍

湖州高彥夢一羽人持劍入卧内彥驚鬬

其故羽人曰來爲君之子報數千人冤耳彥妻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四性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戮將士入衙必與妻子訣別毎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跡澧夜叉精也嘗請太常博士丘光庭校書樓中澧常往觀之一日履襪而登光庭不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澧密言曰博士愼勿

言又召鄉丁爲衙軍皆文其面衣靑衫白袴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叉之狀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限則誅灃則以畫面而傳之乾州人旣黥灃乃洗去刀鎗弓矢常居左右晩年將敗謂郡吏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百姓租稅所出殺之無可取供給願求它可殺者時覲紀二丁軍三千餘人會有言其

怨嗟者集于開元寺詔曰將饗汝因閉二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迨半在外者方覺因齊遂縱火爲亂澧聞盛怒閉城大索戮之無遺吳越王以其凶虐將伐之遂叛